

為何實踐「閱讀的科學」如此具有挑戰性（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爭分奪秒地改造課程

奧利維亞斯的困境是整個北卡羅來納州的學區現在都在糾結的問題：用於教學的材料如何支持和深化新的培訓，而不是顛覆它。課程很關鍵——對於早期閱讀中離散的單詞識別部分，但對於建立學生在各種文本中的知識和理解能力這一更為漫長的年度工作來說也是如此。

合作課堂中心的教育合作經理凱瑟琳·博納瑟拉（Katharine Bonasera）說：「我們可以整天對教師進行培訓，但如果他們沒有所需的材料，無法在課堂上將培訓付諸行動，我們就錯過了這個目標。」

各學區必須使用與閱讀科學相一致的核心課程和介入材料，他們必須在未來三年內逐步使用這些材料。但與其他州不同的是，北卡羅來納州以地方控制為由，並未公布批准材料的清單。

這就給各學區留下一些必須做的決定。他們是購買新產品，還是努力利用現有的產品？他們是等到得到州政府的正式批准後再推出新的課程，還是現在就開始進行更改？除了這些問題，還有一個新問題，是去年文化戰爭的產物。一個科學的閱讀框架要求學生深入接觸各種文本。但是，當有為了政治反彈的目的反對教授公平、多樣性和包容性的課程文本時，會發生什麼？

夏洛特學區的卡巴魯斯縣（Cabarrus County）開始採用一些本土解決方案。

隨著露西·卡爾金斯（Lucy Calkins）的「閱讀學習單元」（一種流行的引導性閱讀課程）過渡時，該學區為小組教學創建了一個不斷發展的共享指南。當領導者和教練看到符合閱讀科學的課堂活動的強有力例子時，他們將其納入引導手冊供其他教師參考。

麗茲·施萊弗（Liz Schriver）是該區的一名介入教練，她拍攝了一些學生用嘴發出不同母音的照片，並把它們貼在牆上的「母音谷」裡，供其他學生參考。她收集了供學生在音位意識練習中使用的操作材料--比如孩子們可以用來表示單詞中每個音的磁片，並開始在「介

入小組」中使用。

這些材料支持 LETRS 培訓，但施萊弗並沒有把這些東西強推給她輔導的老師。

「我從來沒有說過，『來看看我正在做的事情！』因為那是行不通的，那不會起作用」她說。相反的，她等待其他教師帶著問題來找她--當他們看到她的介入學生在課堂上取得成功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尋找閱讀材料是另一個挑戰。與施萊弗合作的大多數教師都使用分級教材--她的學校有一整個圖書室都是分級教材。她要求她的同事們在儲藏室和書架後面看看有沒有散落的可解碼書籍，她正在收集這些書籍來建立一個資源圖書館。

但她也在想辦法重新利用所收集的分級課本。她說：「我們真的不需要買所有的新書並拋棄所有的東西」。

她和她的副校長已經開始在學校的圖書室進行大規模的重新編目工作。他們不按所謂的可讀性水準來分組，而是計劃按主題在「知識庫」中分組。他們將把所有關於熱帶雨林的書放在一個箱子裡，而把所有關於天氣系統的書放在另一個箱子裡。施萊弗說，這個想法是為了幫助學生通過他們的英語學習區對不同的社會研究和科學主題形成豐富而多層次的理解。

其他學區則走得更遠。在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學區--維克縣（Wake County），學區領導者在 2016 年完成了一項課程審計，最終在全系統範圍內採用了新的 ELA（English Language Arts 英語語言藝術）材料。因此，它已經有了一個語音課程和一個圍繞發展知識體系而設計的 ELA 課程--深入學習某些主題，然後就這些主題進行寫作和展示。

維克縣編寫了一份指南，向這裡的教育工作者展示了 LETRS 培訓如何與學校已經使用的材料相適應。

幾年前，當該區放棄引導性閱讀時，「我們必須用一些東西來取代它，」維克縣萊西小學校長、該區前 K-12 識字主任雪莉·米勒（Sherri Miller）說：「這需要給教師提供另一個語言理解課程，讓他們遠離分級閱讀」。

萊西小學二年級教師斯塔西·波洛克 (Staci Pollock) 說，她已經從 LETRS 與學區的課程建立了新的聯系。但她認為，從整體上看，她的學校對什麼是好的「基礎技能」教學比好的「理解性」教學走得更遠，部分原因是前者的課程更直接，更方便使用。

密西根大學教育學副教授吉娜·塞維蒂 (Gina 塞維蒂) 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受限技能和不受限技能之間的區別，她研究識字和內容領域學習的交叉點。

大多數基礎技能都是有限的。一旦學生學會了不同的聲音如何代表不同的字母，他們就可以了。閱讀理解卻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通過語音教學輕鬆獲勝，因為解碼是一種相當受限的技能。孩子們可以相對容易且快速地學會它」。她說：「提高理解力，提高語言能力，這些事情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在早期，閱讀教學也需要整合，塞維蒂說。學習書面語言的代碼是至關重要的，但進行豐富的對話以發展學生的口頭語言、詞匯和批判性思維也是如此，甚至在他們能夠閱讀文本之前。」塞維蒂說：「你怎麼說都不為過，.....解碼只是故事的一半」。

萊西小學校長米勒說，培養學生對世界的理解是閱讀科學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她認為，立法者正在做出的一些決定中忽略了這一點。

她的學校使用的課程涵蓋了整個社會問題--氣候變化、民權、婦女權利。米勒說：「用於探索這些主題的資源是「強有力的、偉大的文本，讓孩子們批判性地思考，看到事物的不同視角。」

但是，那些倡導以證據為基礎的識字教學（包括豐富的課程）的立法者也試圖限制一些選擇。提出 2021 年閱讀法的共和黨參議院領袖菲爾·伯傑 (Phil Berger) 在一份聲明中告訴《教育周刊》，在閱讀理解工作中插入醒目的教條是「不必要的」。

米勒說，維克縣的課程所涉及的那種問題需要成為該框架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一想，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人，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它不僅僅只是閱讀、寫作、口語和聽力」米勒說：「它是能夠思考和理解不同的觀點。」

一年的結束，問題多於答案

在北卡羅來納州，經過一年的強化培訓後，一切都歸結為以下幾點：許多學校領導者和教師仍然覺得他們正處於教學實踐和文化巨大轉變的初期階段。

他們留下了很大的疑問。誰來幫助教師進行這些改變並完善他們的實踐？學校如何創造一種文化，讓這些轉變持續下去，即使員工來了又走？當疫情的影響繼續在學校蔓延時，不斷向教師提出更多要求是否可持續？

答案可能暫時不會出現。首先，新的立法要到 2024-25 學年才會全面實施，而且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實現學術上的改進。「州公共教學部早期識字主任艾米·雷恩 (Amy Rhyne) 說：「教育方面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

另一方面，疫情為解釋結果增加了一層不確定性。許多學校領導者和教師在 2022 年使用新方法後觀察到他們的學生比正常情況下有更大的增長。但這也是自 COVID-19 開始以來主要在教室裡度過的第一年，要把這兩個變量區分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有一個新的基準線時，我們如何考慮對這些工作進行測量和評估？」實施科學研究員沃爾芬問道；「有什麼需要調整，需要考慮到這個新現實？」

疫情還引發了人們對教師流動率高於平均水準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對新做法的實施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在 2024 年 LETRS 培訓結束後。協作教室中心的博納瑟拉說：「我們正在對人們進行培訓，但這些培訓後的人可能會走出學校大門。」

作為教師流動的結果，這種永續性一部分的挑戰將落在學區身上。但也有一部分挑戰落在州立的教師預備項目上。北卡羅來納州希科理市萊諾-雷恩大學 (Lenoir-Rhyne University) 的教育學教授莫妮卡·坎貝爾 (Monica Campbell) 說，一些教師現在也在學習 LETRS，他們正在重新設計自己的課程，但這將是一個耗時的過程。

她說：「主要的問題是能夠在我們所擁有的時間內完成專業發展，並真正能夠接受它，思考它，談論它，並處理它。項目重新設計從來都不簡單。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幼兒園教師奧利維亞斯 (當時) 正在努力為 2022 年夏天凝聚能

量。

在過去的這一學年中，他感覺到自己被抽空了。他在周末花了額外的時間為 LETRS 培訓做作業，犧牲了與妻子和三個孩子相處的寶貴時間。他說，他覺得他把自己作為「父親」的角色擱置一旁有一段時間了。而且他預計事情不會很快放緩。

他在 2022 年秋天開始讀研究生，與他學校的其他教師一起，他將在 2023 年完成四個單元的 LETRS。即便如此，他還是找了另一個暑期 P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職訓) 課程來學習，該課程有望為他提供具體的策略，讓他在課堂上應用閱讀科學，而他覺得自己還沒有這個能力。

當奧利維亞斯想到未來幾個月時，壓力和焦慮開始湧現，但他不想放棄這個機會。他想超越自年初以來他一直在問自己的同一個問題。

「你可以閱讀所有關於它的內容，但你如何真正應用它？」奧利維亞斯再次說道。

至少現在，他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靠自己去弄清楚。

撰稿人/譯稿人：Sarah Schwartz/翁而真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 (2022.7.20) . <https://www.edweek.org/teaching-learning/why-putting-the-science-of-reading-into-practice-is-so-challenging/2022/07>